

程

對山集卷之十四

序

贈少叅陳君平涼遺惠序

陝西之府地瘠薄而民貧敝者莫如平涼加以
宗室繁衍邊衝往來豈惟州若縣難府顧愈益難也
頃以王府祿米詞訟號爲才守者且托事以歸吏部
推擇其員 命甫下而求罷者雖其人表表時名乃
望望焉去焉撫按蒞及其境 宗室遮道訴論揮之
莫去應之弗勝而守巡又紛劇諸務者凡民之休戚
事之得失吏之臧否日千萬以萃之而祿糧之伸縮



支給之曲折惟守巡焉是司由弘治以來其克以稱是司者予寔未之前聞况加以災沴饑饉之變與庸吏鄙夫固執欲以俄頃之際成百世不刊之功樹安養休息之業免虜掠昏墊之苦哉此予於少叅陳君之分守平涼重以興懷焉去歲丁亥六月平涼城南之溺其禍之慘 國家百七十年所未有也士民莫不以築城置防望之官曹而知府乃獨難之惟君慨然以爲已任曰往者虜所以卒至於關者正以關無崇墉焉耳今又當水災失茲弗理民將焉賴於是請其事總制王公巡撫寇公巡按張君刻日起工民之

從之比若歸市甫及六月厥敘用成老穉懽呼婦子咸喜雖君之才識有餘而心之爲民弗能自己者可因以具見矣故力犯羣議而克綏虜功亦士君子自然之効也平涼舉人楊生廷美張生倌絜君治行過予請序以代合郡士大夫庶民小子之意予重感君之能以君子之道治斯地也因遂以平涼之難治者推而言之近予自華山西歸過長安平涼 宗室以祿糧弗支唁於撫臺凡數十人寇公附髀嘆曰安得陳君與處時君守關內平賑府東予會諸臨潼見民之誦聲純然長者也觀寇公之言則楊生所以致意

於君者豈其私比哉御史端君者正人也道君平涼
之事以爲難能則楊生之言益將有據矣

翟母太夫人王氏身後旌表詩序

吾友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翟公志南生四歲而違育
於先公太安人辛苦備嘗以撫志南孺一室餘年
三十雖鄰里姻邨不能識其面遠近聞者莫不以太
安人之操難能顧藉隸戎伍官曹未有以其事

上聞者迨正德戊辰志南舉進士爲戶部主事會有
勅封之恩太孺人被與寵光安享榮養值撫寧衛指
揮陳勳具奏乞旌表以勵風俗方下禮部覈實而太

安人旋卒京邸部以特制死者不舉其事遂寢志南
讀禮於家值人有自吳下至者出大理評事李吉乞
旌其母陳氏守節奏牘刊冊與太安人事若符契比終
制援例懇請於 上有命允旌宅里志南且喜且痛
以爲太安人平生清苦萬狀幸獲微祿以養而年不
逮享僅及六旬倏爾淪逝及蒙 旌表盛典又爾不
克躬親一時縉紳士大夫聞者莫不傷悼或爲歌詩
風詠其事卷帖盈積玉映金輝僉憲張君履謙者志
南之鄉人也數重太安人之節以書抵關內諸公及
鄉人諸君子益求詠歌以明颺太安人之懿謂海辱

知志南宜序其事於首簡海聞太安人之德孰矣顧
可以荒野辭耶當先公之訃初至號泣之極太安人
瀕死亦數矣忽以舅姑高年在堂是思遂忍死以圖
終養雖在寒屢而生事死葬物備禮盡悉無遺恨丈
夫所不能而太安人獨能之視古之人奚愧也志南
言某就學時太安人教詔之意尤極懇切每夜誦習
則太安人燈下執女事一日某長飲於所親歸晚太
安人責某曰吾不能爲若母矣某固長跪請罪太安
人始持某泣曰爾父宜念也爾荒怠若此是能念爾
父耶是使我無面以見爾父於地下爾何庸焉蓋至

是志南益自淬礪以求無負太安人之教故成名元
德一時知名之士皆莫之及者太安人之教深遠矣
海惟人之成德雖本於天資學問而其薰陶漸染之
力亦不可誣也太安人以苦節自甘終身益嚴而志
南克篤孝思迪哲於明如此又以見犬之所以臨監
於下者其感通昭應之妙的有可徵又如此先公之
盛德太安人旣以苦節報之是雖桴之應鼓影之應
形何啻哉 聖天子以仁孝化天下尊用德性登
崇俊良而志南復以孝道節鎮天方行政施化吏民
寅畏感慕有韓范之風則太安人之澤又將以及於

無窮身後之褒贈方且有加未艾也豈止於前日表章宅里之一事邪海不佞願書以俟之

林泉清漱集序

此亡友野堂王君仁瑞之作也野堂有美才敏思遇有所感則詩若詞應口而出無竅點擯倘意後句層見疊出揮灑示人四座稱羨以爲難能至於填腔詩韻得諧卽已初不深求東鍾江陽之細其間或至以庚青協東鍾以寒山協監咸者曰歌之不離是卽大協我道蓋如是耳客有難者笑而不答已而曰於戲三百篇亦古之樂歌也被之箎絃薦之郊廟神人以

和顧豈拘拘於韻者天地間所聞皆韻視作者何如耳夫豈有不協哉長白山人徐本良曰仁瑞之論奇矣何古詩有協韻而律詩則專韻乎今之歌曲猶律也故樂府法以知韻爲第一義分甚嚴也世代之相乘風俗之沿習奈何可以如是論也予次第野堂之著將刊以傳世而猶以二君之言序諸卷首雖所以愛其才之美又因以明其法之不可廢也

贈撫臺 虺公轉少司寇北上序

是歲春正月刑部左侍郎缺吏部再疏名上請乃以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寇公陞右侍郎咨至

公將赴命 闕庭而總督糧儲右僉都御史劉公陟
右副都御史代公既交承已乃以書抵予曰公撫綏
全陝餘三年矣廉公愛惠上下仰服茲膺峻陟北上
有期某屬有交承之誼鎮巡藩臬而下僉謀同詞欲
執事有言以著揚休美垂示永久并紆某輩感懷惜
別之情是惟執事之不恡也予惟兩公譽望並隆咸
以節鉞有事關中百姓感荷德教浹被骨髓

上重念匹土特慎簡命交承之妙至於如此此西土
生靈之福也敢以踈陋自辭哉昔予讀書中秘蓋嘗
夷考方鎮建設之畧矣然所以致意於生民者無纖

細不備也顧行之既久法煩弊滋公卿受命而至者
志於奮振或畧於匡寧亟於更新或遺乎稽古是以
人之數易下騫於趨承審之弗精官渝於毀譽故民
日益困心日益勞無裨當宁西顧之意非委任之弗
隆責罪之靡專也惟公以長者之道撫陝三年政不
易令官不渝節事畧紛更民用寧謐饑饉相仍矣而
保乂曲盡邊防告急矣而計度愈閑關中父老以爲
鈞陽公之後一人而已言固非諛也公居巖廊之上
尚以所以施諸西土者推之天下所以存諸平日者
獻諸廟堂以副 九重勵精求治之意以開百姓康

寧無疆之福詎非斯世斯民之大幸哉公固不可曰
吾所與者邦刑耳餘非吾之所及知也此固公之所
以得時行道之大漸者士風之久偷公嘗以之履懷
此今日之急務也孟子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公其諱是可焉此亦鎮守晏公巡撫劉公巡按王公
與藩臬諸公之意也敢因其請而遂爲公贈之其感
慕惜別之情自有諸公之瓊章瓌制在茲予得而累
之也嘉靖九年歲在庚寅春二月廿又七日序

湯泉集序

是歲二月余東遊華山歸故有癘日且漸盛因以二
月四日南詣郿縣湯泉北塘求湯自五日乙未始八
日戊戌乃歸然癘雖未瘳而右肱少陽公指許殊木
不仁不俟三湯已可矣藍田塘子余未及至若華清
塘則歲恒過之其水之清瑩與暖具莫若郿塘故塘
上亭子雖殊惡人不爲嫌也湯後必徜徉觀望得山
川之美則吟興橫發莫能自制比歸忽已數紙因命
錄存篋笥命曰湯泉集聊記一時之趣焉爾以貽好
事者必非湯泉勝事也嘉靖庚寅三月十日許西山
人序

送袁介夫序

夫理定者天未始不從也。瞽瞍底豫而象傲以譖舜之理定也。桓魋興亂而聖集大成孔子之理定也。故義許燕仇而精誠貫日策畫長平而太白食昂又皆事激於心行拂乎履是以積毀銷骨積誠返數忠臣孝子端人正士行不違理動合諸天良以是也。余有事於彭麓山房道過整屋學諭王君率諸生請予曰：學有故事諸貢於太學者諭與諸生皆有餞贈。今貢士袁介夫行將觀國之光矣，願執事有言以贈。以興行整屋之故事，况袁貢士受知執事頗久，執事嘗以變不渝操危不易志許之，茲惟執事之慨然也。予昔

聞整屋學有此心甚嘉之，以爲他所難能，然廢而不講亦有日矣。乃王君與諸生適以袁貢士之行復之，雖王君敦倫崇義之心有不能自己而袁貢士爲人之賢抑可知矣。當

毅皇南狩之日，旣稱頌功德

獎飭武畧求天下之無辜以侈大其事，而劉祥等又以宇文鍾私恨羅織希寵，咸長整屋與乾州士民囚身繫族慘動百室及縲紲而南死者過半。袁貢士以英邁不撓之氣感動天地值

皇上嗣大曆服明

清庶獄開疑滌滯公卿首以茲事下理，徵袁貢士則奸邪私與扇動浮言三十七人不絕如綫之命與夫

生者死者之族合數千人具就礎西市矣孰明其無辜哉方祥以張姓巨盜收爲心膂擊搏良善袁貢士摔入省會囚車東邁雖至親不敢正目道路觀者隕涕如雨具謂不復生還而袁貢士者方且慷慨長揖神色不動若曰天日不耀則吾行不復自反而縮古之志人固無懼也豈知留以明雪諸冤者天固有意外於袁貢士邪予故曰理定者天未始不從也袁貢士之德無怒於人而有通於神明如此故予特重非私

而於袁貢士豈偶
又安上治民之責

其亦推廣是操以爲王君與諸生之光可也袁貢士諒以予言爲是而力行之則予且益與有光焉矣

魯齋先生集序

嘉靖戊子魯齋先生表回孫泰和來知武功出先生集示海讀之終篇見吾友栢齋何子粹夫所爲先生祠堂記孰謂二百年餘未定之論乃至是而定乎海不敏嘗謂近世儒生言孔子之道者若明而實晦若近而實遠魯齋先生蹶起於中原播蕩之餘彞倫數滅之際而能中行獨復身爲拯救故數者復敘滅者復明遺言大訓至於今日切近精實安詳懇至比諸儒

生者死者之族合數千人具就礎西市矣孰明其無辜哉方祥以張姓巨盜收爲心膂擊搏良善袁貢士摔入省會囚車東邁雖至親不敢正目道路觀者隕涕如雨具謂不復生還而袁貢士者方且慷慨長揖神色不動若曰天日不耀則吾行不復自反而縮古之志人固無懼也豈知留以明雪諸冤者天固有意外於袁貢士邪予故曰理定者天未始不從也袁貢士之德無怒於人而有通於神明如此故予特重非私比也諸君子敦義振廢不於他人而於袁貢士豈偶然哉袁貢士行矣他日顯唐於時受安上治民之責

其亦推廣是操以爲王君與諸生之光可也袁貢士諒以予言爲是而力行之則予且益與有光焉矣

魯齋先生集序

嘉靖戊子魯齋先生表問孫泰和來知武功出先生集示海讀之終篇見吾友栢齋何子粹夫所爲先生祠堂記孰謂二百年餘未定之論乃至是而定乎海不敏嘗謂近世儒生言孔子之道者若明而實晦若近而實遠魯齋先生蹶起於中原播蕩之餘彞倫斃滅之際而能中行獨復身爲拯救故斃者復斃者復明遺言大訓至於今日切近精實安詳懇至比諸儒

同而實異似而或非厥修述矣蓋先生之學博以致其知故粹乎理而無弊仁以厚其履故優乎所至而獨純是以夷主格心斯文永賴非徒然也昔人謂功不在禹下海於先生亦以是云舊集猥煩錯亂略無統紀因取而正之如左其本傳碑志與名賢論述悉附其後恭和命工刊成屬海爲序於是以所嘗私論於先生者言之而并記其歲月云

雲將軍哀挽錄序

雲將軍者今陝西都指揮同知兆岷叅將雲公德敷之父也予昔聞將軍名洎見其子知將軍英毅卓絕

之才與人殊也後又得太微子雲將軍傳讀之事之成敗不足論其忠勇之風可以使人興起於百世之下矣今春予有事於華山道過長安德敷出此卷示予關中及海內英俊之題殆徧詠嘆淫佚若不容口匪可以知將軍且足以知將軍之子矣往者予初遇德敷見其人燕頷猿臂英然非所恒覩及接其語論隨難不窮私心以爲 國家有士如此抑何復有北顧之憂因與石崗子言之後石崗子與德敷北勦橫盜益熟知其爲人歸謂予曰若子可謂知德敷者他日必成名將予相與兩月其清節修操雖士大夫亦

何以加也由是撫按藩臬諸公稱重德敷亦不容口矣壯哉橋梓之俱賢如是也因掇其槩以爲哀挽錄序

太微山人張孟獨詩集序

夫因情命思緣感而有生者詩之實也比物陳興不期而與會者詩之道也君子所以優劣古先考論文藝於二者參決焉孟獨與予同遊南山及韋杜郃鄜之間凡十有餘年每有所作予輒稱善今其履益深而辭愈達矣非有以神會是理優游斯道其何以然哉一日孟獨過予許西山房出所爲詩十餘卷予取

而讀之若鮑謝復出沈宋再作頗幸相得之未晚也因與區裁其體而講訂如此嗟乎明興百七十年詩人之生亦已多矣顧承沿元宋精典每艱忽易漢唐超悟終鮮惟李何王邊洎徐迪功五六君子蹶起於弘治之間而詩道始有定向繼而孟獨接武於正德之季一時作者金石並奏斯

皇明有大雅矣於戲休哉昔先兄德瞻蓋嘗奮起於成化之初矣顧天不假年弱冠而隕篇章雖存神化未逮識者憾焉夫弗因于情則思無所命是不緣感而有生也故比興不明修飾無據雖盈筭積將何以觀

哉以是知孟獨之詩當沛然傳世也撫臺劉公嘉觀
斯集慨欲板行值予東遊華山再過杜曲太守李公
裝潢見示因遂書此序諸其首而且泝我明詩道
之盛由於諸子者又如此云

跋

題唐漁石雲南兩疏後

此唐子以監察御史巡按雲南時作也讀此二疏而
又逆觀當時之行事非守死善道執德不回之君子
不可幾也

毅皇帝聰明寬裕有君人之大度顧崇遊畧細聞爲

奸邪所乘褻弄威福流毒士類而又不自砥礪修飭
惟是弭畏憤職故上虧國經下失道守而紀綱法
度因以不若

祖宗之舊者不獨奸邪然也曩者客自雲南來云唐
子巡按雲南綽有風度至要其事實則正此二疏所
指顧予不得覩其文辭以快心焉乃唐子以提學來
關中于是請而觀之三復興感焉曰嗟乎天下固有
經雖大奸羣肆莫能變也至其緯則隨觸而紊非可
憂者也故君子之責獨先守經經正則天下無不一
於正今之君子恤其緯而不求於經故往而踳動而

焚非時之難所以處乎其時之難也錢寧事

毅皇帝寵璫避席卿相俛首聲勢所加不拉而靡賈官鬻獄厥門若市當是時苟有所授莫敢弗應也况茂和爲其義父敢當裂其書而力制其案此非守經不惑明義理之分察執守之節必不能也鳳朝鳴父子稔惡神人共怒積賂交權若援手足公卿覆論尚多曲辭唐子以孤子之軀遐當萬里乃抗奏數四卒允常刑孰不以爲至愚然終寧之身無敢以禍加之者彼固知此之爲經也君子之於事也守其經行其義而已矣吾義旣正則小人雖欲肆其志意亦必以

經爲思以義爲畏而不敢矣魏操以三分有二之勢而猶下意於僭存之獻畏其經也操之大無忌憚者是尚思畏之則寧之竊弄威德顧敢遽溢於操而弗畏耶予於此旣以服唐子之氣足以有執於是而又

跋唐沛之南崗卷後

陝西按察使唐侯沛之以所居南崗自號爲南崗子見素林公記之漁石唐君說之諸士大夫又從而歌詠之比予東歸華山過長安讀是卷盖有感於唐侯

之志焉夫士抱義履道出其餘緒採時拯溺高軒華
從豈足以爲過也顧方有山林之想非所以致其微
以真其邁耶子輿有言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
身世有用不用道有行不行因其行而忘其止飲於
用而眩諸藏皆非天下之士也昔者伊尹耕於有莘
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固夫畎畝之野人耳及乎相湯
以王天下人至于今獨欣慕焉當其時嘗五就而弗
合於桀矣其事桀之志詎損於事湯哉要其自况若
曰吾苟不失吾畎畝之志而已是以君子之道大行
不如窮居不損凡所以求乎其志如此也唐侯之志

蓋若是焉予是以讀其卷有深感焉他日爲

明天子弼明治後世之人孰不以其欣慕乎有莘者
欣慕南崗哉若夫上承烏聊柳塘之休下引嗣緒繼
衍之美則見素漁石二君子已道之詳予茲得而畧
云

明妃寫召圖跋尾

藍玉夫西過武功出此卷示予曰此明妃寫召圖圖
凡十二人上一人褸褱翟冠一手指侍兒一手托几而
坐二侍兒侍立者畫工畫工綠衣博帶持幘北向又
三美人迤邐來一人以扇掩口而一人扯袂附語一

人後行正簪一小姬抱象板隨焉傍又有二姬一立而持兔一插扇拽裾向執兔者姬後又有二人服如三美人方舁盤持盃至曲盡意度矣其褸褱而坐者蓋明妃畫工毛延壽雜記言元帝宮多美人令畫工圖之有幸則被圖以召故宮人率厚賂畫工明妃姿容超麗不肯賂畫工而延壽陰毀其狀後竟不得召竟寧元年匈奴呼韓邪來朝帝以明妃賜呼韓邪召入見之帝大悅業已以明字行遂不復留明妃而殺延壽此卽其事也大明妃待詔掖庭時脩潔自好以爲足以事君矣安知流徙遠裔與夷狄異種爲仇也

士抱誠明忠直之心一爲讒毀阻間不得售美於君者何以異此哉何以異此哉

書朱子卷後

此諸公所以贈凌谿子守延平者也凌谿子在延平能率循其行事使民淳俗美此於諸公之贈何少愧予得而覽之知諸公於凌谿子倚望甚厚夫士之有志於天下國家者自其始學知道蓋莫不蚤作而夜思然能實加於躬行千萬不可一二夫君子之論不白於天下學士大夫之行多浼於小人由是二者居之不變雖堯舜不能治天下此凌谿子將來之責倘

亦如諸公之望於延平否乎正德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志

記

秦州畫卦臺新建伏羲廟記

秦州故有伏羲廟而畫卦臺在廟西四十里巋然中踞於岡巒之間昔予有事過秦蓋嘗此望而奇之興者曰此伏羲畫卦臺也人文之秘肇啓於茲今日不幾下萬載而靈秀環衛若修埴愛護焉殆非偶然者也巡按御史方君行部至秦登臺瞻望慨然興懷于是進郡吏與士大夫者舊誅曰古聖之跡散在天下

具有表章而此人文之始顧徒寄聞於樵牧耕墜之口寧無遺拊髀之恨於將來稽古之士哉宜建祠於此以祀伏羲匪直報其肇啟人文之德而因以表章聖跡愜千萬世之後觀矣遂鳩工掄材擇以今歲某月日始事某日日工用告成財出公帑民不知費郡吏與士大夫者舊懼忻鼓舞咸思悠長于是介其貢士劉如式氏以狀請予爲記記其歲月刻之貞石爰符予志永惟世嘉然予又以歎世之罕見之士慎小費而乏大猷原其心實非以省民也顧畏爲談禍耳學校之頽壞天下十九而是行道用惻而士大夫視

善書
卷四
為秦越曾不齒及予深以為將來之憂乃休休然為
奇論怪說以闕杜欲為者之志無已至於漸盡彼即
欲挽而拯之又烏可得也鄙諺有曰食欲廢棄耒耜
邦欲敝貴處士自宋以來儒者以欲僻不經之論媚
惑後世俗儒誦而不繹具以為是是則所以貽萬世
無窮之害者未必非其人以啓之也

聖天子右文崇化漸將變其迂緒以復古人忘言之
舊矣後世有黜耳目之細敦根莖之大者未必不自
方君今日之事以感悟也庸書以頌之方君名遠宜
字伯時歛人而王承茲事者則秦州之良守王卿為

中山人云是歲嘉靖庚寅十有二月己卯記

秦州重修伏羲廟記

秦故有伏羲廟在州西郭門外歲久頽圯巡按御史
馬君溥然馮君時雍許君鳳翔先後蒞此欲圖厥新
顧方舉忽代承委之吏罔孚德心是以成勩終鮮無
裨後觀嘉靖紀元御史陳君講毅然擯平行功用告成
按期滿矣得御史盧君問之來代其事于相之以財厥
績用熙前提學副使今兵部尚書提叔目三邊軍務漁
石唐公龍實記其事刻之堅珉然值時荒歉而主守
數易丹腹未施垣墉半歇加以守護弗嚴仍瀕圯壞

嘉靖十年御史任丘郭君坵按至嘒焉興懷曰前人
 之作惟後者弗修故往者咸隳陳盧二君距今幾日
 而乃至是于是命知州李楷氏鳩工修補各極堅好
 矣又益以龕帷文以采繪周繚崇垣外建棹楔表識
 既虔瞻望有蔚于是緘狀走吏屬予為記夫伏羲氏
 羣聖之元始也德開邃古跡岨西維章縫之士非有
 事茲方難遂逖仰顧諸君者相繼興行至於如此郭
 君又能不掩前善永昌後哲予雖荒蝕良用欽服遂
 次第其事以歸李守俾剏諸廟石以廣君之德心後
 之君子將益繼緒其志至于無已則亦不必不自郭君

云是役也起于某月日終于某月日明公十二月十又
 七日丙申記

晴山公岷州築城留愛記

岷在諸羗之際洮河之腹背臨鞏之襟喉也
 明興百六十餘年教化顯明恩威洽浹諸羗臣服惟
 恐或後先後守臣徃徃承沿康靖邊防弗嚴恐池傾圯漫不
 加心嘉靖壬辰陝西按察司副使晴山賈公惟遠奉
 勅整飭洮岷邊備蒞事之初切用兢惕于是請於總
 制尚書漁石唐公巡撫都御史南臯王公刻期舉事相土
 計工採薪取石不三閱月岷城克完岷之父老子

咸喜以爲久安長治之計至是始獲念惟晴山公之德延及來裔圖報罔稱私何以安于是請于士大夫守備署都指揮僉事尹君具狀徵文刻之堅石以識公恩予惟平生之言曰日中必昃言盛者必衰滿者必戒也晴山公篤學修行爲

先朝獻納之臣其成盛衰之執治安之略惟之於心揆之於事熟矣前歲羗人蓋嘗寇及洮鄙肆劫我軍直不至畧城爾使或敢至敗壘殘堞可與抵乎晴山公今日之舉所以岷之父老小大感之刻骨固嘗有以憂乎此也又聞岷父老建公生祠以報公之留愛可

見父老思之深而憂之孰若稿苗之冒沛澤是惡能自己者因書此以歸之時嘉靖甲午春正月之吉記

岐山縣周太師廟泉記

弘治某年岐山縣周太師且廟有故潤德泉涸若干年復出岐山鄉大夫士與耆民故老趨以告余口太師廟故有泉且涸今且復出其天下之嘉瑞乎父老欲有紀述願予以爲之據志泉自某年月日出公廟東北隅先是若有鬼物爲者烈風雷雨旣數日乃出說曰世治則出世亂則涸然自某代之後徃徃有合焉豈固有數年之不可誣與先

皇帝卽位之十有五年壬戌秋九月甲子雷風交作山澤震烈泉乃復出蓋自某代某年之涸已若干年也嗟乎水之爲澤苟不能徧及之物則出雨雪霜露之外皆但以稍補其急而已而斯泉之出鄉大夫士與耆民故老駭喜奔走乃如此亦豈以是爲雨雪霜露之可以徧天下後世而不可窮也神物之來必有所爲王者功德高厚則天應於上地應於下靈貺畢臻先

皇帝所以致天下者至精至備浩然而天淵然而淵天下之人蓋身被而莫之知且識者故是泉雖不可具足一邑一里之望由時論之固亦天地萬物位育之微意奚必其所及如雨雪霜露者而後可也又曰縣令由今江氏以前或良或否惟江氏能不失天子命官之意利之所在一是爲民致之民能養其長老育及其下又能不相詐不僞不敖不爲多事以犯

天子之辟故事出之曰亦有吏能其職消其異物如渡虎事者若泉之出地周公聖人之廟而時則先帝聖人之時良有司能將布其德以不失其意則召南之騶虞亦豈曰但以爲召伯出也江氏名玠已未進

士蜀之巴人某年月日記

拜將壇記

漢中故有高帝拜將壇在郡城南外附城塹實淮陰侯決策之地也代異境遐士大夫非土守監臨莫能輒至其地故登眺之際吟詠之事寡焉自己巳以來蜀盜恣橫郡方弗康

天子震怒出師致討名臣鉅公相繼秉節而士大夫以

簡命參彌者數年之間始旁午不絕暇日或感風雲之意尋迹邁之跡間多寄興茲壇追懷往事是以遊

覽既繁述詠遂侈於是陝西按察司撫治副使呂公克中結亭壇左悉刻真珉豈耀近觀蓋恣來哲復以予言記諸亭側夫英雄之會賢聖之業其跡雖遠其教最長也故帝王之興也皇皇焉譙恭延士如有所弗逮而其衰也殺正士任邪佞孳孳然亦如有所及焉是以俊乂日遠而讒譖日親此二者治亂之定分存亡之大閑也有天下者可委而不墮哉呂君承壤亂之餘當更親之際其所以感嘸往而經畫於思惟者至孰也後之覽者苟能思所以構亭之意有職守者修其所守而不溺於所安懲其所未戒而益致

其所以當慎則其所以興起其訐謀而延慶於斯民者
浩浩乎莫之能禦也豈非呂君之所能教哉亭作於
某年月日成於某年月日明年庚辰冬十有一月甲
子記

心遠亭記

見山先生結亭於西郭弘農川之汎命之曰心遠亭
亭下則川之東取土沃而易左右皆善圃而先生之
圃居其中翠岩榮木掩映環列大河又自秦晉之間
衝而東下橫射茲川川自秦山朱陟以川來至虢畧北
與永寧澗口川合逶迤至數十里經亭北里許始

與河遇灝蕩之氣晨夕交鶩卓爲關東奇觀微雨新
霽則大華三峯舉在目前而此亭特據其會予再來
靈寶先生携酒飲予於亭乃以記屬予初予坐亭上
已甚愛山川之美憾不能卜居其鄰日觀其美且幸
邸舍接垣於亭得時時觀玩偶一臨坐攸然之興泯
然以生殆不知身世之安在也先生以心遠名亭蓋
求諸靖節心遠地便之意予觀先生之心澹然無欲
雖當顯顯之位而從容謙遜若無所與焉者卽日坐
車馬之會此心之遠無以易也今

天子勵精求治天下名德之士搜訪幾盡廟堂之任

將不久委諸先生推是心以加之天下則天下之民又將溥被安靜康和之遠福矣但此亭之作先生之遠致也亭作於嘉靖五年秋八月十八日明年三月記

涇州重修儒學記

予以弘治甲子春謁師遂庵先生於平涼道過涇郡值記丁登拜郡廟已見涇學頽敝幾盡嘆當時官師無能奮然以興復爲懷者今又十八載矣涇學諸生郭忠李鸞執其師學正某狀來請曰昔者吾子悲吾郡學之敝郡之學者至今能言之然今且無敝矣請

吾子有以記之堅珉使涇子弟得誦說無斃意惟吾子所不靳乎夫郡學之始建也蓋自洪武初緣元舊跡改而新之三百五十餘年後吏無以益也故益敝不可更焉乃今宋侯來守至大成曰此堅固尊美可因不可革也至兩廡曰此少敝可增益益壯也至學曰禮教興行之地其敝若此守吏之羞也曷亟治之耶于是鳩工取材經紀分次可者新之否者改之工不踰年煥然咸備豈非學者之大願吾子之樂聞乎夫飾館華傳剝民以賈譽效諂以要上其志慮宜不及此卽上吏督責嚴令然又藉以啗已極千百之費

亡久遠之觀其殫心殄志務至無窮此非夫人之所
難而宋侯之所易乎予不敢隱宋侯之高義爲序諸
其事以告涇之子弟曰有明正德十六年涇州知州
太原宋灝孟清修復涇州廟學財不費帑工不勞衆
鼎建明倫堂皆大木巨材制度軒豁可以經久堂左
右爲三齋及藏書館其前爲門題曰謹庠序之教門
左右又各有門題曰我路禮門堂後建議道堂而改
建生員號舍於議道堂後若國子之制每三連爲區
置射圃於舊號廢趾而建觀德亭規模宏遠矣學地
爲左右居民侵蝕者悉歸於學崇墉巨限後有奸者

莫能爲也然豈徒爲觀美無意於涇之子弟哉百工
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向者學敝士無居
以成其學矣今不徒無敝而又壯好可居矣乃或猶
有無所用心於學者豈非宋侯之罪人哉夫豐林峻
川鳥獸之所次而蛟龍虎豹出焉何也其所聚也今
士大夫得庠序學校之教而養之所以爲聖爲賢而
有益於天下後世則奚豐林峻川之不如哉亦各求
其所至而已矣予請與涇之士大夫子弟日自勉之

春雨亭記

漢陂子宅後有園幾十餘畝近宅百步爲場以納禾

稼場以後皆園也列植花木蒼蔚蓬勃琦瑰逶迤其
後又有脩竹萬竿及場西望邃若豐林城市之中能
若此者其亦鮮矣亭趾雖築楹棟未榑每至則坐此
而忘歸焉嘉靖癸未夏四月灣江公巡撫過鄆訪泮
陂於衍慶之堂民事既詢倡酬斯作于是携榼至園
卉木榮新好鳥羣至公忻然自適不知逸興之所自
也輒已詩成數首擊缶徵歌若將神游八極之表地
雖有然而公之胸次亦可知矣于是以廩餘畀知縣
黃生曰爲我作亭於園永爲泮陂夫子之所憇游泮
陂子乃以書謂予曰子宜記予惟泮陂子欲構斯亭

也由甲子及今二十有一載矣乃何至公而始成蓋
於是而有異數焉造物者若有陰竦於公使兩君子
之休聲高誼因是亭以求傳也安知百世之下不以
右丞之輞川別業晉公之綠野堂視此亭乎昔者泮
陂子謂予曰他日亭成予當以春雨名之方予經始
是園適有春雨而予今返耕於鄆其所以致力於稼
穡之間者惟是賴耳斯亦因予日用之常以加之云
爾於乎以夫子之德之學乃俾至於此無他想焉其
可以爲千萬世之所憾矣灣江名珣字汝溫永平人
泮陂名九思字敬夫鄆人皆姓王氏明年甲申秋九

月癸未記

對山集卷之十四終

對山集卷之十五

記

五幸亭記

五幸亭者北山夫子所居之亭也何以五幸名幸者人所難遽遇難遇而遇之所以幸也皆識其所樂逢五者何治亂安危世之恒事生丁福世蚤冒休德不知兵戈之事雖嘗孽人侮順而耆舊登庸政理未盪羣盜奄平海宇澄又使得逍遙遊偃於太平之世以爲之氓此一仕者棄親戚去墳墓雖以淺薄致閑然能常守先人之墳墓使享不後時間又與鄉黨故舊

論心話宿傾倒往來則志願恒畢百想咸謝此二居
官服政非雄才敏識則不能致名實博微美心曾意
狂雖事之所至不敢不勉然稽之古人仍多牴牾乃
以有罪去役不妨賢路此三古之賢人君子不在朝
則在野在朝服政在野服耕耕作之事非力勝年富
則不能親而以未老之年優遊畝畝克終初服此四
載籍者禮義之府士之源也非閒靜安遂則不能順
理順而致深非氣盛志強則不能確精而契雋耕作
之餘身有餘力心有餘趣隨所披閱悉可無倦此五
于是北山子之友武功康子聞之曰此五者古人之
重也北山子有是哉是可以觀北山子矣遂大書於
亭以爲之記

尚友山堂記

西盤子構堂於先大夫之塋左以自居題曰尚友山堂
以書抵其友許西子曰願子之有以志吾堂也許西
子方且極思於萬物之表以求其志乃不能重違西
盤子之請於是爲之記曰昔者予兒時事先君子宦遊
平陽蓋數過汾西遊覽云汾西有劉村林木藪繁干
動霄漢而山勢迤邐環向於村蓋奧區沃壤也其居多
名家大族當時自以爲不直爾爾宜必有名士大夫

生於其間以紹明先王之道者予歸十又二年爲弘治壬戌乃西盤與予同舉進士親其人聽其言論文而腴莊而恭有君子之道焉於是常自嘆息以爲山川之氣其靈異於人固如是且又以近思予言之能中也又二十三年爲嘉靖甲申西盤子以都御史巡撫寧夏寧夏爲關西中鎮當正德時反亂弗馴號爲難治西盤子至則申號令慎攻守汰剝削立約束遠近之人懽呼樂從於是漸若弘治之舊父老垂相語以爲復覩漢官威儀是西盤子有生之初藉靈憑秀亦已奇矣何其功烈之盛如彼也孔子曰仁者樂山

西盤子貴不忘其初達不渝其志顧孳孳於山堂是思凡以樂乎是而已夫平陽古晉陽堯舜禹之故都而臯夔稷契所產之地也西盤子際

聖明陟顯願將以大行其道於天下其意若曰不以臯夔稷契事堯舜者事吾君是不敬於吾君也是則其所以尚友也孔子曰仁者壽吾將以覩西盤子之以仁壽乎天下國家也於乎懋哉予茲以望西盤子矣因遂書之以爲堂記嘉靖丁亥秋八月朔旦撰

臨洮衛指揮使司重修衛治記

臨洮衛東爲安會之衝北抵河蘭西連羗氏南延階

岷誠隴表要地其衛治在

國初爲指揮使孫德所建規制壯偉甲於西北嘉靖
庚寅燬於回祿又九年戊戌二月指揮使鉄峯陸君
恩同指揮僉事聞君濟武請於巡按守巡當途諸君
子可其事乃掄材肇工明年己亥三月工用告成介
其府貢士田生大有王生朝佐請予爲記刻之堅石
以示久遠夫近自二十餘年以來倚廟成俗宦者崇
委惰而昧經畫私掙刻而忘體面予甚傷焉卽大省
鉅會公署學校廢極以至於無或漫不之省曰動支
無命整繕匪由及其私置器玩盈車塞道以歸厥家

則又奚以命渠也於乎上無以率下有以藉如此垂
不數年圯爲夷壤夫又何靳哉陸君之志乃爾其可
嘉也夫聞君又能替襄叶力故事得有濟奄忽抵成
衛使以三品之貴臣膺受

重命守莫一方發政行令萬戶所仰衛治不飾其將
如草昧之世綿叢以行乎哉雖五尺之童莫知其爲
可也二君勛哉

朝廷以崇秩重任付子凡以用戒戎作禦武而衛民
也巍居鉅堂觀瞻責望君其何以自塞邪二君勛哉
後之以政坐斯堂者勛哉嘉靖十有八年己亥九月

之望記

藍氏世慶樓記

王子明叔自京師來出藍子玉夫書道敘往者敦迪友道甚厚然自再別玉夫已十年矣乃別緘則玉夫以所居世慶樓記屬予於乎休哉予惡可無說以復玉夫於是爲之記曰卽墨藍氏聚德萃祥凡不知幾何世乃篤生我撫公發祥闡德爲世大夫名實加於上下徽美嗣諸後昆天眷元德又生我玉夫承耀履光稽古操則凡天下知名之士未能或之先也此其慶流長遠固已非世之所謂光華榮耀者可擬矣乃

其鄉之縉紳大夫近卽我撫公洎王夫登第之事嚴慈俱在兄弟靡他而命樓以世慶夫勵德在我雖德爲聖人此吾自爲也而業成名立親及見之夫誰而能爲哉一世及之再世又及之雖天下古今所無有也於乎休哉昔撫公以名御史格事

昌朝正紀綱明典則人至今誦之以爲難能則其所以返其慶於親者世已希厥儷矣而吾王夫甫爲御史建明棟正之美於公益光則其返慶遵誨之大又有非鄉之縉紳大夫所及知者茲予又有所告於吾王夫往者撫公在臺院

敬皇帝以至聖之資推心虛己延天下之士兢兢焉
若有所弗逮當時諸公承順德意不阿所學天下蒙
其治後世仰其澤今王夫事

今上皇帝其明良之會豈遽不若

敬皇帝世哉而今之君子乃或少劣於當時諸公要
非趨名棄實以違先王之道其務在持論勝而敦穆
掩爾比王夫論疏數首心獨私喜以爲有弘治之風
焉則所以嗣光衍慶又不但滿協天休而已於乎休
哉今日之記正其所以慶諸其家者而予猶爲是
言欲世遺是慶於天下國家一耳王夫以予言爲何

如哉撫公者王夫大夫嘗以都御史治關中有大功
德於民民私懷之凡有稱述事實必曰昔藍撫公云
云故予今亦得而稱之焉嘉靖甲申秋八月十日丁
酉記

光訓堂記

夫父祖以產業付子孫其弗守者多也况乎以道以
德而訓其子孫其子孫苟毋失其遺書亦已鮮矣况
能身體而力行之又進而上達於古昔聖賢之所訓
使其身爲聖賢之徒而若父若祖之道無怨無悞當
世之人覩之而興起後世之人仰之而不忘非豪傑

之才明哲之操其孰得而幾也吾友谿田馬先生伯
循以光祿卿得告於家繕其先人之墓爲堂以修祀
事今年正月廿又六日值先生初度之辰予往壽焉
因便謁墓飯於東序堂尚未名先生請予擬之予曰
堂當名以光訓先之道先生若之先令訓先生遵之幽宅
之祀此堂麗焉名非光訓殆於不可於是涇陽諸生遂
請予爲記刻之堂下予惟馬氏自靖川先生躬耕說
道尚志慎修不求聞達罔就辟舉其高風逖德視區
區利祿之徒奔走役役卒無分毫之光益加於上下者
詎止天淵也雲巖先生又克承先業出厥緒餘式諸

多士美大已集匿光閔發使其道至谿田先生益暢
益肆景慕滿於士林名實昭於宇內

明興百七十二年其以道鳴天下蓋惟三四人而已
河東薛先生德溫涇野呂先生仲木與先生之外醫
閻賀先生克恭蓋亦其人過此非予之所能知也夫
學士大夫日誦說周公孔子之道將以成已成物尊
上而裕下也乃騰布口說挾道飾奸其人雖三尺之
童唾口羞道乃又著爲邪說指斥前進東橋顧先生
平玉送涇野先生序文其萬年公案也若谿田先生
所謂克光先訓者邪薰蒿悽愴之餘俯仰無愧君

子之於道若是焉可也後之觀者其有感於予言也夫其有罪於予言也夫時嘉靖己亥夏四月甲辰記

瞻雲樓記

江東雪崖沈子有大人曰石泉公操履方正非禮不形雪崖子既長就學於是建樓三楹使居業於中雪崖子承志自強寒暑罔間故學日益富譽日益隆江東人士無小大皆知雪崖之詣精且淳矣乃石泉公捐棄賓客雪崖子抱痛執執若不可更生也其友前溪景太史伯時憫厥孝思題其樓曰瞻雲屬名士金琮氏書以扁之一時公卿大夫詠歎其事若詩與文

辭燦然盈櫝又不幸雪崖子抱志未售而其子麓村侍御痛自砥礪卒成雪崖子之志取科第登膺仕陟耳目之司備風紀之任觀風關內究弊源釋寃滯馬政事新茶禁罔蓋由予私所覩見厥儷實鮮誠所謂獨知大體克綏厥猷者也此者

天子大孝既成推恩臣下雪崖子與其配獲

贈封之典瞻雲之孝麓村與有光焉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前溪之題豈非錫類於雪崖子之子孫邪予先曾大父太常公葬江東新亭江東士大夫視予若有里閭之誼予大父及

先人先兄皆生長其地曩在京師與江東士大夫接
不啻親戚故雪崖子之學之行聞之殊稔於乎士有
抱藝履貞不獲其志於身者多遺之子孫觀麓村侍
御顧不信哉雪崖子有舉業文千餘篇藏之家學者
取法焉詩五卷命曰雪崖集清新爾雅人多傳誦與
其行誼備載前溪所撰墓志誠所謂豪傑之才君子
之道萬世不可廢者因括其大略以爲瞻雲樓記沈
氏子孫其益有以自勵也夫其益有以自勵也夫嘉
靖十有八年冬十二月甲子記

巡撫都御史松室劉公平番記

西戎諸番在

國初秉忠効力惟中國之命是承成化弘治之間又
不啻編民矣承平日久駕馭或失其道戎茲有弗悅
焉及興師問罪則應之曰

先朝視戎如子災與之恤患與之禦今不敢望其恤
與禦也且乘隙殺戎以爲功部落遭外侮方裹首望
中國之援也乃復若此戎將奚從浸淫日久至戊子
以來洮有板兒若籠納卽打魚岷有刺卽栗中占藏
之變大肆猖獗至庚寅松室劉公天和以右副都御
史受

命巡撫陝西地方視邊至岷練兵儲糧師旅大奮西
戎震懼望風納降摠誠悔過者凡若干族松石公推
誠布信戎乃大悅矢不敢忘中國大義其一二強族
有負固者諸降戎自攻剽之盡滅其種戎方悉平已
亥歲楊子麗以按察司副使兵備岷岷詢諸故老考
諸文卷嘉美公之休績謀諸叅議范子箕副使李子
文中韓子廷偉紀子常王子世爵僉事江子南徵予
爲記以示不朽予傷

祖宗以信義待夷狄其用命秉忠莫如戎也後乃不
相干攝矣戎忍眉中國邪得松石公戎復用命秉忠
記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詎不信
哉因撥其事以復楊子之請後之繼厥守者慎思
祖宗之法可也時嘉靖十九年庚子春三月朔旦記

劍州再建重陽亭記

予聞劍州山水舊矣後見李義山重陽亭銘言刺史
蔣侑治郡理得人從乃大鑿險道混石見土平可容
考工車四軌建爲南北亭以便勞餞又亭東山號曰
重陽以辟風日則劍州山水亦然矣而蔣君在郡能
有暇日以山水自娛又得名士大夫詠述其事播美
於當時遺馨於後世其胸襟意度固亦非凡者矣正

德乙亥武緣李君來知劍州踰年政成百姓咸若於
是廣教化之道表廢墜之跡高城濬池練兵飾備陳
禮義示軌則吏就典列俗無曲議乃歷覽奧曲窮索
靈秘得茲亭之址焉於是二三士大夫謀曰夫禮義
者世之大閑而佳勝者地之雋腴二者不可毋耀弗
示也予既建兼山書院以示學者而又表武侯之廟
旌死節之人使庶位有警後賢克循然於禮義之事
則庶幾矣佳勝如亭湮而罔知者將數十百年今幸
得之得而弗治非所以闡靈秘發坤珍也於是滌穢
芟草復斯亭焉畚鍾始興卽得義山碑於宿莽之下

其職方記言自古至唐自唐至今僅兩賞耳詎知亭
之興廢更幾許年而復值其人歟然職方又詎知今
日之有李君也李君言亭近枕聞溪遠挹五華前對
漢陽左秀巖右卧龍城郭樓臺俯在懷抱與職方之
記畧同至於長溪清潄流影不去則吾亦神坐亭上
久矣劍士姜文粹玉絜者予舊友也能道李君之事
因以書托予記亭云亭崖畔有石刻古重陽亭四字
隸大書之爲宋張珣筆予益躍然懊不能從諸君子
遊也自予記已不知諸君子遊而樂樂而詠者將若
千番尚欲文粹爲吾錄寄之以觀李君之暇日比蔣

君何如當亦更爲李君賦之矣關中名區勝壤不可
以數計安得有賢如李君者少爲表章之以快吾意
此不知予能待而見之否也李君名璧字白夫弘治
乙卯廣西舉人詣深履厚故篤意古道如此亭成
戊寅之夏明年正德十四年己卯夏六月十又八日
庚辰記

東崗記

東崗者高密縣東之崗有李子先公之墓故李子結
廬處焉因自號東崗子與凌谿子一日過予滄西別
業嘆之曰美哉子之居滄西也洋洋乎不可得而繫

休休焉其有餘閒也眠予日走且馳以嘒嘒於功名
之間不得恒守其廬豈不大矣哉夫逝景者易汨而
盛年者難再也志曠者寡酬而氣昌者多沮也我盍
返焉以修吾廬乎余謂東崗子曰夫子之美予居也
似矣然未眠夫子之道而詐以予之苟安不已自昧
乎夫志氣者君子居身之所珍而窮達者士之遇也
士抱誠明惇正之學孰肯忘世自掩與木石麋鹿爲
友儕哉顧惟其所遇而已矣今東崗子以直道鳴於
天下天下之人莫不引頸以望得東崗子左右
昌朝使匹夫匹婦無不各得其所此則東崗子之故

志也今

明主在上微賢弼尊微能弗使一切猖狂謬學邪僻之人誅戮竄放不使一日雜乎惇人正士之間以傷和厚惇朴之化東崗子顯其身名於方憲樞較之位握髦俊之教統戎兵之數方將向用不已而東崗子之志可謂行矣學士大夫修之於家者多壞之天子之庭東崗子貴不易其賤泰不失其窮守其官服權貴以生死榮辱不能奪至於黜放擯棄毋以回也艱難狼狽毋以怨也而東崗子之氣可謂浩然不撓矣夫氣者養之所自而志者事之所本也古之君子功

澤加於當時休美傳於來世凡此勿失耳東崗子在是二者凡所以養之東崗之廬而行之東崗之身者毋有不得亦奚必居東崗之廬然後爲東崗子也傳說不以商弼而害其築尚父不以周師而害其鈞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君子之道如是而已矣凌谿子曰旨哉之言是深得東崗子之心卽與東崗子曰坐其廬以求其道何異是是記諸東崗子之廬是可以使子孫後世皆知東崗子之心不負其窮居之守如此也嘉靖八年癸酉春三月甲子記

對山集卷之十五終



程